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5



文庫11
D 256
15

48-11078

010190561238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元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

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

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

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

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言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傳

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

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

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東從韓魏是其腰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

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

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伯胥之口魏無虛頃丘桃桃徐廣曰燕

入邢徐廣曰二平舉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

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行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

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濟陽等

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索隱曰磨地名近濮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

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欲以力

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本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

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

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索隱曰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

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渚之浦○正義曰吳徐偃

從三渚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渚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

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

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

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超超覽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超超往來貌獲得也言超超之覽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

犬得之毛傳曰兔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超天歷反兔音讒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

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豈辭除患而實欲欺

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

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

○索隱曰摺音拉願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

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

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

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借

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

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

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

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

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

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

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

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

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

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

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

曰遲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

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

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

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

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索隱

齊右壤可共手而取也

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

經兩海

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

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

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

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

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

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

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

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

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非而歸之以親楚

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二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

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

為郡便因並獻淮北十一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有墟蓋魯公孫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列築城居之今址毀也又大內北

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

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

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

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魯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

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

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

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

曰始皇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

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

陳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

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

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甲州黽音言也而

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

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

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

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

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

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其眾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
 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媵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
 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
 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
 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
 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
 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
 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
 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
 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
 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母
 望之禍索安卦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母
 望之王正義曰謂喜怒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

夏曆二十四年刊

春申君列傳

七

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

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

棘門之內

正義曰壽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

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

於是遂使吏盡

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

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索隱曰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元負芻及昌

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

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二族而口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

徐廣曰旄百耄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土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无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卷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

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遯襄王之子范雎從留

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

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

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索隱曰謂音力答反謂打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知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

死即卷以箒索隱曰箒音力答反謂打也索隱曰箒音力答反謂打置廁中賓客飲者醉

更溺睢

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溺年弔反

故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

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

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曄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

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曄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

王稽

正義卒祖律反

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

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

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

語未究王稽知范曄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

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晉祖饒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饒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

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范曄入秦至湖關

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

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曄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

穰侯東行縣邑范曄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

索隱曰丙音納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

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

君得無與諸侯客乎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曄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

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曄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

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曄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

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于

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

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

左右懼眉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

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

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得臣則安然不可

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

下客之具然草具謂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潁王常稱

帝後去之數困二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

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

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

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

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

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曾不足以當樞質索隱曰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而要

質對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

而要不

漢書二十四卷

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

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

砥砢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

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

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擅厚謂增權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

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

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亡其言

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

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天

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云一云使持車於是范雎乃

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維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

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

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

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昏閔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故肅之貌秦王屏

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爰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

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二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

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

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成荆古孟賁許慎曰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

慶忌王僚子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

願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

順治十五年刊

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陵粟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

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

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

是臣說之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

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

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

秦耳是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

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

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

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音洞○索隱曰二字並

猶胡困反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

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

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

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官北云有連山上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

順治十六年刊

也按九嶷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

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

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

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

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大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

強言取諸侯之易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

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

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

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

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

殺將再辟地千里

正義曰辟反亦反

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

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

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

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

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

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

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齊亦音同齎音側奚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

萬曆二十四年刊

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

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小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

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

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鞏之師不得不相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冷二澤潞三。

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盡事，因可慮矣。王曰：

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絕，用數年矣。因請問

說曰：正義曰：間音開。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史佳本堂影印 卷十九

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
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死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也涇陽等擊斷無諱
也諱與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唯安得不傾令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政
適音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
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
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

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

洹齒管齊索隱曰洹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洹姬是也高誘曰管與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曰洹齒楚人齊潛王

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縣之

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

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

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洹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
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
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
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
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

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
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
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封范睢以
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
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
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

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僨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

索隱曰綈厚縐也音啼蓋今之絕也○正義曰今之鹿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

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

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孺子謂睢為小子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

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

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

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

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旣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二宮車一日晏駕

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殯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

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也使臣

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

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

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

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

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名王稽

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懷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

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

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院者一飯之

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素隱曰睢音崖實反眦音士齊范睢

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

日而斷太行○素隱曰劉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

氏以為在大行之西南高平拔之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

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秦昭王聞

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

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

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

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范雎秦策川傳十九 上

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

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

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

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乎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秦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

善曆二十四年刊

包桂本卷第七

三

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賈越

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曰

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匹波反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

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徐廣曰在五十一年

任鄭安平使將擊

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橐請

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

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

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

坐法誅

徐廣曰五十二年

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

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不憂臣

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

正義曰論士能善卒

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

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

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

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

索隱曰激音擊

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

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

相

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自日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

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

曰有之曰若臣

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徐廣曰曷亦作偃偃一作仰巨

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蝸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偃其例反

魁顏感觸膝學

學兩

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魁音徒回反魁顏謂顏貌魁回若魁悟然也觸音烏曷反感觸謂鼻感觸膝學謂膝又學曲也

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

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

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之入韓魏遇奪金高於

塗

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鬲曲也○索隱曰金音父鬲音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鬲曲脚者以欵訓曲故云也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綈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

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

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

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

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

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

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

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

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

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
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
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
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句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
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
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
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拙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
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
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拔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

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

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

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

云不困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

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

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二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

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

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

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

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
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
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
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
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
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
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
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

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
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
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
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素隱曰批音白
而反又豐難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
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
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

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
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
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
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
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
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

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
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
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
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噉叱乎駭三軍索隱曰二
人勇者然而身死於膏肓索隱曰高誘
云夏育為田
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
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
里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
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

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鄢郢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

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懇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夾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謂設

長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

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

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

君白公。

徐廣曰：白起。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

面之容，鑒於人者知言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

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

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

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

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

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

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

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

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

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二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大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有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綱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終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正義曰今鎮
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靈壽縣中
山拒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
壽州靈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
 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
 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官近鉅鹿乃
 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
 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方不能制
 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

齊國本贊曰

精輝而西

精行信立

卒辨騷齊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正義曰今鎮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靈壽縣中山拒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壽州靈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

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

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

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方不能制

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

唐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

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

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

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

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

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

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今趙囁

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囁進說之意○索隱曰音田濫反字與咄同諸侯害齊湣王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

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

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

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

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

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國獲以

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正義曰即墨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

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

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

代將而名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

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

齊蓋趙有之故號馬戰國策望作監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

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

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

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

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

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

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

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

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

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

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

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
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
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
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正義曰杜預云父兄
同姓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
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
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

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

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

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濟上之軍受命

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

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

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一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磨室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高誘薊丘之植植於汶

篁徐廣曰汶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土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

燕薊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高誘

薊丘之植植於汶

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土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

燕薊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高誘

薊丘之植植於汶

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兖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

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索隱曰慊音苦孽反亦作慊兼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

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

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

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

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

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

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

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索隱曰

規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臣聞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正義曰言不絜已

箕子不忍言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

音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

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

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

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

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
天子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若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
己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趙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
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
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
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
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繼
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等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
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樂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
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
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夏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
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慕無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
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
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取之速求欲速之功使燕
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
成其私鄰國嗟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衝齊
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
之市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可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
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顧城重而業重也豈不慮不速於
之破變哉顧樂生每與變同樂生之不慮二城未可量也於

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音紀開反而樂毅

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樂毅君家在邯鄲西數

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

名漢有栗腹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鄰也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

也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

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

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

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

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討之時箕子

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

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

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

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

矢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

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

告鄰里

正義曰言室家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

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

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

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

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

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

樂鄉

徐廣曰在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北新城

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

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

蓋公

索隱曰蓋音古闔反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謹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河上丈人

濟西爲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式問 閒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附趙廉李牧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

伐齊大破之取陽晉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

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

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討

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

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合臣至
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
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
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
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
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
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
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
云九賓者周三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

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
是傳舍之名

傳音張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
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上曰秦自
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
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
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
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
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
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

願者五六十年刊

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

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

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

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

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

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

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

奏瑟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

隱曰缶音缶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

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肯請

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曰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已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齊

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齊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後國策云秦敗關與反攻魏幾是

幾亦屬魏故裴駟云或屬齊屬魏○正義曰幾音祈在湘路之間

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美

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

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關與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乎

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名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二十里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

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聞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六

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

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

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

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

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曰胥後令

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有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

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一十里而不行未有過險狹恐人諫今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之故云須後令云耳

邯鄲許歷復請諫

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祭詩云許歷為元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

不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正義曰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關與山也按括地志云言距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

路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洛州關與聚城是所距據處後至者

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

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

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

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

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家社邯鄲界西山

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

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

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毋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

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

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

節侯二公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支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

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

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

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

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

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

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

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

里舊相如墓在

郵郵西二南六里

乙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

縣在代地故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

云鴈門也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

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布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

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

索隱曰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

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

畜正義曰復請李牧李牧社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

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

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彀者

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單于

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

索隱曰煖即馬燧也龐音皮江反燧

音况遠反又音喧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索隱曰劇辛本趙人仕燕

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

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正義曰在相州景城縣西南三十里

大破秦軍走

秦將栢齧

索隱曰齧音蟻

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

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

李牧擊破秦軍南距

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

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

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

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

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

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

索隱曰音申

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

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颯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逝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

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

今其宗人

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

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後反。斷其軸恐長相襍也。以鐵裏軸頭

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銖附軸末施轄於轂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

已而燕軍

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

徐廣曰：轄音車。軸頭也。音衛。

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

盡隆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

攻之淖齒

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

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

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

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

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王曰齊王已

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

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

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

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

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

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

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

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與我戰即墨

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

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

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神音初

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棄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
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蒙遺燕將
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
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
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

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

平君索隱曰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者擊不備

○索隱曰奇謂權詐也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

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初淳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

嫩之家正義曰嫩音皎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

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

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

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莒里城在臨淄西北二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津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澆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

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

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

兵戶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

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齊云脰頸齊語也音豆

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

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群鳥惑眾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

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

索隱曰新垣姓衍名

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

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

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

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

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

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

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

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

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節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眾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引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

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秦為首功之國也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臣也索隱曰謂秦為首功之國也

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

示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

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

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

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七年

齊後往周怒

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也今文赴作計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

東藩之臣因歲月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

其寢也居廬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新何休曰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卒

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定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

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

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

衍快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下音不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城九一

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正義曰相州湯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醢醢之地齊潛王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東萊之邑其居夷也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索隱曰辟音避正寢索禮納管籥攝衽抱机正義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不得入於魯將

言而甚反○索隱曰机音紀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薛假途於鄒

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

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倍其

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

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魚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

不得賻祿

正義曰衣服曰賻貨財曰賻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

之臣不果納

索隱曰謂時君弱

臣疆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

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

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疆土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匹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

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

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

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

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

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

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

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

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

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泗水之北泗上之地也

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北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

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

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入下兵

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

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

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弑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

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

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

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孫臏能撫士卒無二心能見於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

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

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矯國更俗燕將歸燕

正國事改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并世東游於齊乎

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此陶衛謂此云耳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

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

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

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

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

為五霸首

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略故為五伯首

名高天下而光

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索隱曰曹沫也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

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

索隱曰枝猶擬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

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

之節

正義曰忿敷粉反有於銀反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

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二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

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

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

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校生

之徒交上書

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天子後避漢明帝諱故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衡

枚氏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述而游於二人之間或性彼或性

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

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

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使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

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

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下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

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削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示獻之楚武王武王示

玉人玉人曰石也則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尹攻之果得寶玉李斯

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箕子名曰胥餘接

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辟世也○索隱曰恐遭此患也願

大王孰察卞和季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

王胡亥之聽為謬故後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于

于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丁夜反韋昭云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

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

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棄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

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

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

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

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馬也牛七日

更膳以珍奇之珠正義曰食音寺馱馱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

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臣臣剖心析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

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曄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

侯傳作折脅指齒是也說文云拉推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刃黨

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

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傳曰周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

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

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
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聽子罕

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

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鑄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

不知何人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

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積毀銷骨

索隱曰大類云讒人積久銷骨則眾口鑠金亦為之消亡也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

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官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

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不與胡越為昆

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朱象管蔡是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

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

心則國家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姪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索封

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

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覆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何則慈仁

觀齊管仲也

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

灌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

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

使吠堯與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蹠盜蹠也况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

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非亡令吳王燔其妻子

光之壁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弊戾也而

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

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山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

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

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

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謂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

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

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

其能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

臣妾所見牽制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進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曰早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不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升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然世不用已務疏於

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此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

名勝母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

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

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

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史記八十一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著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曰楚王始都郢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

嫺音開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士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

索隱曰屬音燭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王逸云

上官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

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

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屈平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一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應劭曰離騷也騷憂也又

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

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

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

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

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是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

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音

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

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音靜之貌○索隱曰皜音

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

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

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

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

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水名也謂丹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承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
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
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句名音蓋遂取楚

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

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

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

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

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

儀不及其後徐廣曰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年敗唐昧也○正義曰時莫高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

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

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

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

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

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

井泄不食何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為我心惻張璠曰可

道未行也○索隱曰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

張璠亦言人注周易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令尹

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

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

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

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

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

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上逸曰受物之

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

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温蠖猶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

惜情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九懷曰懷沙

礫以沉此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

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

行眴兮窈窕徐廣曰眴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言江

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

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刑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

子所鄙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章畫職墨兮前度

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王逸曰揆正也文幽處兮矇謂之

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也章明也離婁微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矇盲也章明也

鳳在笈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笈籠也

同祿玉石兮一既而不相量王逸曰志佞不異夫黨人

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戎之善意○索隱曰按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王逸曰邑犬群吠

兮吠所怪也今乃誹俊疑桀固文質疎內兮忽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

采文采也

是庸人之態也

索王逸曰

楚詞雜作鴛

鳳在笈兮雞雉翔舞

同祿玉石兮一既而不相量

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馮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達也。○索隱曰楚辭悟作遇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自彊難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

兮

正義曰北次。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辭含憂虞哀作含。音虞。娛者樂也。

亂曰

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

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

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

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

道遠忽兮曾噏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

不可謂兮

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索隱曰楚詞余並作予。曾傷爰

哀永嘆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

王逸曰類法也。

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以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見。○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

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差今作差是字少耳。以徐裴鄭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

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

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自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或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之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生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

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

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

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

侯張相如馮敬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眩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為傅是吳芮之女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也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此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

長又以適去徐廣曰適竹華反音昭口謫謫也意不自得及

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共敬也俟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汜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索隱曰造言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鸞音外反闕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索隱曰闕音天鵬反茸音而隴反字林云闕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

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謂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

伯夷遜兮跖躋廉一句皆兼兩人昔其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千將造

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為鉛徐廣曰思廉反謂索漢書音

生之無故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項曰生謂屈原也

干嗟嚶嚶兮索隱曰干利也音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驢疲同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蹇延首輒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

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嗟先

生兮獨離此咎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

猶宣也重宣其意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周成解詁音碎也夫固自縮而遠去

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龍曰莊子曰彌融爚徐廣曰一云

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

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

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

索隱曰索徐所注蓋二本總不同也蘇林云俯首面應劭云俯首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

彌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夫豈從螳與蛭蟻

漢書螳蟻

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也

絕於蟻癩况從蝦與蟻蛭也

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

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恒不去紛紛構譏意也○索隱曰

亦夫子之辜也

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下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

九州而相君兮

索隱曰瞻音且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

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

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

乎內見細德之險微兮

廣曰云云逝而去之○正義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鱗

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鱗魚無鱗曰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

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奈以喻小國暗上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太傅

正義三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也襲長沙王也博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謂詛宅在縣南三十里水記云詛宅中有一井詛所穿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詛所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

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

予舍

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

萬曆二十四年刊

禹京賈生列傳二四

乙

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上以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

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王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言乎告我

凶言其留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

首奮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鳥活反幹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嬗服虔曰嬗音如嬗反變蛇也或曰嬗蔓相連也○索隱曰韋昭勿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勿音密又音味

○正義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彼吳疆大兮夫差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

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也○索隱曰傳說胥靡兮

乃相武丁夫禍晉灼云胥靡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

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糾纏相為表裡如糾纏繩索相附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云纏也又通俗人云合繩曰糾

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騶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

藥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此以造化為入鈞

塊軋無垠應劭曰其義塊軋非有

天不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所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

可與慮兮索隱曰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

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若子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忽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化而未有極化為異物兮又

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

以自誇夸者至死不休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音憑慄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亦孟康曰林為利所誘林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者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

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曉索隱曰說至人遺物

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也也索隱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李奇曰或或東西也也也索隱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

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李奇曰或或東西也也也索隱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

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

索隱曰漢書音賦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自險則止張曼曰坻水中小洲也

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

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憇蒞兮何足以疑索隱曰

音士介反索隱曰蒞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憇介鯁刺也後歲餘以言細微事不足憇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

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駟案如淳曰。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遂致

福釐音僖坐宣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

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

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

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

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

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畔有廟也

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此讀服鳥賦同死生經

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昭和二十一年七月廿二日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南縣名屬潁川賈音古○正義曰陽

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半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

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

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

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遷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

其名曰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

致舊音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非嫡正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

之子曰孽索隱曰下云以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讀為賈音才刃反進者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

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

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

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緩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同

遺後世願行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

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

下無言者而駭馬盈外殿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

用事若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秦由

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

有本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王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

生遂高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

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諸人說土后乃為

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

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

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

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獨華陽夫人耳今

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

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後承

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

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

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

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

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

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

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

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

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

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

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

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

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

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

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奇索隱曰鈞者取魚喻也

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

○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

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

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

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

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

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

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

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

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

謂左右高節者一後又更名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田四二

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也，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相國

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

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害、德、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費、直、不、尚、厚、以、顯。

萬曆二十四年刊 呂不韋列傳二十五 四

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善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石夫風謂咸陽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

帝更名滑城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

及口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

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

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

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官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甲太后乃陰厚賜嫪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

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右秦都大鄭宮嫪

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母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

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

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

京兆霸陵縣故芷陽秦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于陵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勿富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廩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

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死曰毒真侍

萬曆三十四年刊

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頭目大叱曰吾乃皇帝於是秦王

假父也。竇人子。何敢乃與我九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

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

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

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

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

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

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

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

南食十萬戶君可親於秦此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一不韋家在河南洛

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毋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

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刊論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

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

與莊襄王會葬於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

韋封也嫪毐封長人之生口嫪毐母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

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發吏攻毒毒敗亡

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而呂不韋由

扶風有好時縣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謫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昭和廿一年七月廿二日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

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

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齊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齊北東阿齊之

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相公

索隱曰匕首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相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

以其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歸

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

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相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

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如與之於是相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

復予魯其後百六十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

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

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

真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

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

說以外事索隱曰伍員內難弑君之志且對乃進專諸於

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餘祭

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未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

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

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

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

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

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愛待之九年

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

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

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替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

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

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

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諸

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

共子為卿遂強解曰無如我何猶言伐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存史也公子光頓首

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二十一年夏也吳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

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波○索隱曰兵器也劉連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音陽使專諸置匕首

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

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

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

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讓智伯六十二年讓一作讓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

所知名

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言

為去而事智伯

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瑶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且具趙系家智伯

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確

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漆也

漆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按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

禪盃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藥器者以韋昭云飲器禪盃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

為度杯故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

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索隱曰卒音足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

身為厲

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賴耳

吞炭為

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向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

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

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

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

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

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

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

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救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

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不出

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擊有

聶政之事自二晉滅智伯三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在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齊原縣南

三十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

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

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大史公謂與韓相俠

累有卻索隱曰俠音古狹反累音力追反索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

於朝於朝是也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此之

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

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賜徐廣曰一作賜○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甚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因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

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鄭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

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

為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

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

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刺客列傳二十六
六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嘗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

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

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

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

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性殺俠累後有被生禽而事世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

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

曰皮面請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一作嬰○索隱曰榮其姊名也聞有人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

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其

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

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法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

也非病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

察舉吾弟困法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

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

○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

身令人不識也從音縱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

濡刃若勇躁則必輕死重難並如字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

弟俱優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

韓非子卷二十四

刺客列傳第六

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

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

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

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

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

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耳論劍索隱曰蓋耳古臘人蓋耳怒而目

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名荆卿蓋耳曰是襲者有五百與論劍

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

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耳曰圍也吾曩

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司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

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趨。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此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

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矣。索隱曰。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其

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

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是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

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復扶血勇之人怒而血亦宋意脉勇之人怒而血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曰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

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兒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

丹燕王意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意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王盡收入其地進兵比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度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有督亢亭○索

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氏說是也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搃其會

徐廣曰搃音張鶴切○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會也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

燕身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

進

徐廣曰搃一作推○索隱曰搃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

曰此臣之

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屬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一作徐

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索隱曰焯染也音忽潰反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定以沾濡絲縷人便死也

乃裝為遺荆

者逆也音五故及不取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公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曰易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正義曰徵如雄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

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

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

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

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

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詳以周禮九

賓義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

實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去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

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執匕首搤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搤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婦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

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

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余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劔索隱曰王劔曰古者帶劔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劔遂拔

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索隱曰

曰擗與擗同古字耳音時益反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擗秦王决耳入銅柱火出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鹽鐵論曰荆軻懷牛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一思刈斷黃首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以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且以藥

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

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

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

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

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索隱曰：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得信。故曰庸保。鵬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堤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

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

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

索隱曰：劉氏云：謂庸人第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衷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

秦始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雅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矐。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

皇帝，索隱曰：扑音普。上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

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

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殿門未息，生肉足也。

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

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

皆刺客也。

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屬汝南後一代至昭侯徙上蔡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皆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

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

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

覓強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斯列傳二十七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事成熟時處卑賤之

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能強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石反耻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

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讖世富貴為者非士上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上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

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也

看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

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

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

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

○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

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

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

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

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

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

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史

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

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

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

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求不

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

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

國二十索隱曰秦本紀繆公用由余謀伐戎子益國十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

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

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其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

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

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

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赤
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
然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

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
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

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嶺山一名崑山一

可以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

之簪傳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死者謂以

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真曆二十四年刊

李斯列傳二

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隹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

也索隱曰說文云甕及鈺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

者一作認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

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

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齋音子奚反說文曰齋持遺也齋或為資義亦通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

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

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

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

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
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
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
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
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遂用反重者再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
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
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

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

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

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

今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
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今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
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今同之治離
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
言休息也李斯言已
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古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
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
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蒙恬為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辦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言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

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正義曰沙丘在邢

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

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

徐廣曰一作輜車

百官奏事上食如

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輶車如今長輿車也孟康曰如大車有窓

也如淳曰輜輶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

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

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讒史記音隱宰也曰劉人音將凌反則讒亦凌義古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奮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

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木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三世不安

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曰謂紂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八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諫故云安足為謀也

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

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

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

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

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

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

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

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

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

使臣將二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

使者來卽自敘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在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一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且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砒音貽音貽索隱曰砒音宅與礫同

古今字異且礫謂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

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

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

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

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

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

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

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成徭無已於是楚成

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

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

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作

櫟木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塗牆之食索隱曰塗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

土甌徐廣曰甌音啜土釧刑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

穀一作穀猶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禹鑿龍門

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我曰謂河之決涇水致之海徐

曰致一而股無胈胈音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乎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

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責也

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

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時季反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卽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

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

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

笑反。慙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三。又之。限乎。慙則易涉。故跛狎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專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

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

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

真何反拂世言六世情乖戾厚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

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

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

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

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

所求得則國亦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
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
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
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
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
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
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通諸事徐廣曰通今坐朝廷謹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

不以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

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

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

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

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言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系隱曰胡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其泉

方作轂抵優俳之觀

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

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轂抵即角抵

李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

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

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

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

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

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

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

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

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

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

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

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

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

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

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

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

闔士奪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骨解。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斯斯更以其實對齊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一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爲鹿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

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亡乎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殿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節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

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也

子嬰即世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

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

之夷其三族要立三日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奉

臣百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

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毀譽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二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臣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昭和廿一年七月廿三日

上元縣圖書館藏

本同末異

一夫成婦

以立谷

風去而苦

朱然本贊曰

登曹海

人固

人固

人固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